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

第(十三)期 二零一一年

用海外信箱发电子邮件
freeget.ip@gmail.com, 10 分钟
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
锁, 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谷云鹏被呼兰监狱关小号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肇东市法轮功学员谷云鹏目前被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关小号迫害。

谷云鹏, 二零零九年六月被中共非法判刑五年, 现



酷刑演示图: 铐地环

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队二中队。在集训队羁押近一年半, 狱方不准家人接见, 不准邮寄包裹, 并以谷云鹏穿犯人马甲(特制)为由, 于二零一一年二月九日关禁闭, 铐地环, 手脚用铁锭子铐住, 每天两顿饭, 一顿一个小馒头, 喝的是用矿泉水瓶在便器接的自来水, 至三月九日, 已经押了一个月了没放人, 又续押了半个月, 现在仍在小号里关押。

集训二中队队长黄佰东直接参与对谷云鹏的迫害, 指导员胥如野、马德龙也参与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

谷云鹏, 男,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出生, 黑龙江肇东市(县)人。从齐齐哈尔大学毕业后, 谷云鹏在哈尔滨市哈飞汽车厂经营管理部微机室任技术员。二零零三年, 在单位用局域网给同事发邮件讲真相, 被不明真相人诬告, 哈尔滨市平房区公安分局将他绑架。后平房区法院诬判谷云鹏入狱三年, 同年哈飞集团将其开除工作。



酷刑演示图: 倒挂

二零零九年二月, 谷云鹏被哈尔滨市恶警绑架, 被劫持到道外区看守所。恶警强迫谷云鹏喝厕所里的污水, 将谷云鹏倒挂灌芥末油, 及使用几十斤重的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的刑具酷刑迫害。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六日, 哈尔滨道外区公检法诬判谷云鹏入狱五年。

相关责任人:

- 集训队大队长: 张洪良
- 二中队队长: 黄佰东
- 副监狱长: 张树民 电话: 0451—57307198
- 副监狱长: 刘伟 电话: 0451—57307562

香港《前哨》:

江泽民自认“镇压法轮功是蠢事”

香港《前哨》杂志 2011 年 2 月刊大陆报导栏目中的头条文章, 即总第 240 期被列为封面的精选文章, 作者揭示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自认告白, 文章题目是《江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江泽民自知死期不远, 2010 年起至少两次对身边的人谈到, 这一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 蠢事之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 下令中国大使馆不能撤退; 蠢事之二则是镇压法轮功。江泽民镇压法轮功, 为自己平添了几千万“敌人”, 这是他自己认为一辈子中所做的第二件大蠢事。

迫害法轮功的决定从一开始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引起争议。朱镕基、李瑞环认为, 对于一种“气功”

完全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更没必要搞成巨大的运动。江泽民还在自己的家里遇到了反对, 因为他的妻子王冶坪、孙子江志成都曾经修炼过法轮功。但江泽民出于妒忌和极端的权力欲, 强压政治局同意他的决定。

1999 年 7 月, 江泽民发起迫害法轮功以来, 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迫害致死、致残, 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然而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被残酷的打压吓住, 他们坚持“真善忍”信仰, 向人们揭露迫害真相, 中国大陆和全世界支持法轮功的正义之声越来越强。江泽民看到大势已去, 作为一个政治阴谋家, 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大蠢事。截止 2006 年 1 月, 全球有 30 个国家 35 位律师组成了全球公审江泽民集团的律师团, 已经在 16 个国家提出了针对江泽民的 17 个诉讼案。

不管江泽民或中共出于什么目的放出这种信息, 这种自认“镇压法轮功是蠢事”的说法, 对那些还在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和那些上当受骗仇恨法轮功的人, 值得他们去深思和反省, 跟着中共一条路走到黑, 只能自己害自己。

最近呼兰监狱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程度, 恶警指使刑事犯人残酷迫害不肯放弃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对卖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犯, 监狱给予加分减刑的奖赏; 而对于不愿参与迫害的犯人, 恶警亲自动手毒打他们。恶犯主要是用不让睡觉的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几名恶犯轮流迫害一名大法弟子, 几天几夜不让睡觉, 合眼就遭毒打。



呼兰监狱恶警殴打法轮功学员刘会

【明慧网】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非法关押着四、五十名法轮功学员，他们都不同程度的遭到这里警察的迫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方正县法轮功学员刘会遭到狱侦科科长李有等警察的殴打，并被关进小号一个月。以下是刘会的自述。

我自被非法关押到这里以来，特别是下队的一年半时间里，曾亲眼目睹过法轮功学员遭到恶警及恶人毒打和折磨，也时常听到法轮功学员遭到恶警迫害被关押禁闭（小号）的事情发生。下面是我近期遭到一次被恶警迫害关小号一个月的经历。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我像往常一样看书学法。大约九点左右，楼道有人说：“防暴队到对面那个道清监去了。”我当时的反应是不为所动，所以仍继续看书，不一会我转念一想，不行，以前就有几个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看书，才遭到恶警迫害的，我得保护好书，不能让恶警把书搜走。于是我合上书，摘掉眼镜，准备把书放好，可是已经晚了。这群恶警在那个道并没翻监。只是打个转就窜到我们这边来了。

狱侦科科长李有看见我在床上坐着，就直奔我来了，他问我干啥呢，我没理他，手下意识的握紧了书，他又问：你手里拿的是啥？我也没理他，他逼我把东西交出来。我还是没理他，也没交给他。

这时屋里已进来五、六个警察，其中一个刚从警校分到防暴队的武警，把着梯子上来了。李有就命令他，给我拖下来。面对这种情况，我当时说了一句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他们不容分说，就往下拽我，没拽动，李有上来抓住我的棉衣，一使劲把棉衣拽掉了，拽到地上我还是没动。

这时又上来一个恶警，一个拽我的膀子，一个拽我的绒衣，把我从上铺拽了下来，当时大头朝下快到地板时，

右肩头和右侧臀部先着地，倒地之后当时没想太多，我这五十多岁的老头子还是从地上站了起来，刚站起来就被两个恶警连推带搽地推到监舍警察值班室。

刚进去，一个四十多岁、五大三粗的恶警就左右开弓扇我嘴巴子，打了能有二三十下，后来得知这个恶警就是防暴队大队长姚猛。这时上床拽我的那两个恶警开始动手打我，一个拳打的脸，一个拳猛击我的胸部。这两个恶警打了我几十拳。

这时李有手里拿着我那本书进来了。命令那几个警察把我押起来，一个恶警把我的棉衣棉被拿进来，李有扒下我的罩衣罩裤，把我的名签、购物卡、指甲刀和腰带都扔在地上，让我穿上棉衣棉裤棉鞋，然后三个恶警抹肩头拢二背的推我下楼，下楼梯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两个恶警就用拳头和肘猛击我的背部，把我推下了楼梯我又喊了两声：法轮大法好！三个恶警连推带打把我推出来监舍楼，送到了禁闭室（小号），到禁闭室，把我穿的衣服全部扒光，只剩一个裤头，然后换上小号的棉衣棉裤后被送进了小号。

到第二天早上感觉牙疼，用手一摸上下两颗门牙都活动，胸部喘气都疼，右肩和有臀部都疼，虽然这样，但是我炼功背法始终没有间断，几天后疼痛全部消失。

小号每天两顿饭，馒头小，最小的像光头饼干那么大，大的也比外面的小，一顿一个，就着咸菜吃，没有热水，没有粥，没有汤菜，喝的水是便器的水。小号里很冷，冻的睡不着觉。环境虽然如此，但是我始终坚持修炼没有间断。一个月后我走出了禁闭室。



中共中央党校 25 名官员退党 震惊中南海

201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党校25名不同部门的官员集体向大纪元声明退出共产党，事件震惊中南海。

他们在**集体退党声明**中说：「我们是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各个不同部门的官员，我们中间有“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还有中青年在职官员，有正副部级、局级、处级官员，有一般科员和普通官员，也有博士生、研究生等。我们大家都同意借你们的《大纪元时报》退党专栏，刊登我们众多官员的退出共产邪灵的声明。

其实据我们知道，中央党校2千多职工中，90%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党。为什么要退党，《九评》讲的很清楚，中共从起家就是以欺骗，谎言，暴力杀人为基础，各种运动杀人、致残少说也有1-2亿中国人，确实是邪党、邪教、流氓党。我们其实都是被邪灵附体。

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做损人利己的事，使用下流手段，抢夺少数的官位。

89年6.4中共残暴无情的大开杀戒，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我们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

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同样我们欠下亿万中国人的血债。可是我们却获得了邪党邪教的重重奖赏，有了官位，更大住房，轿车、情人，有了更多的老百姓的纳税钱供我们无尽享乐。然而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恶梦，被五马分尸，被碎尸万段，几乎不能呼吸。我们明白，不能再做这样的恶事了，不能再被中共邪党、邪教、邪灵操控了，我们要从心灵上彻底铲除中共邪恶势力，重新做诚实、善良、正直、勇敢、乐于助人的好人。

所以我们正式宣告，完全退出中共邪教。我们还呼吁其他的中共各级官员，像我们一样勇敢退党，退出共产党，让中国更早跨进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美好富强的国家的行列。

